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説郛卷七十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陳若霖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張塤

謄録監生臣王會燕

說郛卷七十二

元 陶宗儀 撰

前定錄 鍾輅

鄭虔

開元二十五年鄭虔為廣文博士有鄭相如者年五十餘自隴右來應明經以從子謁虔虔待之無異禮他日復謁亦如之相如因謂虔曰叔父頗知某之能否夫子云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某亦庶幾於此若在孔

門未敢鄰於顔子如言偓子夏之徒固無所讓虔大異之因詰所驗具應如響虔乃杜門累日與之言因謂之曰若然君何不早為進取而遲暮如是相如曰某來歲方合成名所以不預來者時未至耳虔曰君當為何官曰後七年選授衢州信安縣尉秩滿當卒虔曰吾之後事可得聞乎曰自此五年國家當改年號又十五年大盜起幽薊叔父此時當被玷汙如能赤誠向國即可以免遷謫不爾非所料矣明年春果明經及第後七年調

授衢州信安縣尉將之官告以永訣涕泣爲别後三年有考使來虔問相如存否曰替後數月暴終于佛寺至二十九年改天寶十五年安祿山亂東都遣偽署西京留守張通儒至長安驅朝官就東洛虔至東都偽署水部郎中乃思相如之言佯中風疾攜市令以自汚而亦潛拜章疏上肅宗肅宗即位靈武其年東京平令三司以按受逆命者罪虔以心不附賊貶台州司户而卒

裴諝

實應二年戶部郎中裴諝出為廬州刺史郡有二遷客其一曰武徹自殿中侍御史貶為長史其一曰卜仲卿自刑部員外郎貶為别駕諝至郡三日二人來候謁諝方與坐俄而吏持一刺云寄客前巢縣主簿房觀請謁諝方與二客話舊不欲見觀語吏云謝房主簿相訪方對二客請俟他日吏以告觀觀曰某以使君有舊宜以今日謁固不受命吏又入白諝諝曰吾中外無有房氏為舊者乃令疏其祖父官諱觀具以對又於懷中探一

紙舊書以授吏謂覽之愀然遽命素服引於東廡而弔之甚哀既出未及易服顧左右問曰此有府職月請八九千者乎左右曰有名逐要者是也遽命吏出牒以署觀時二客相顧甚異之而莫敢發問謂既就榻歎息因謂二客曰君無為復患遷謫事固已前定具開元七年罷河南府文學時至大梁有陸仕佳為浚儀尉具往候之仕佳座客有陳留尉李揆開封主簿崔䫂方食有前襄州功曹參軍房安禹繼來時坐客聞具善相人皆請

之安禹無所讓先謂仕佳曰官當再易後十三年而終次謂鼉曰君此去二十年當為府寺官長有權位而不見曹局亦有壽考次謂揆曰君今歲名聞至尊十三年間位極人臣後二十年廢棄失志不知其所以然也次謂某曰此後歴踐清要然無將相年至八十言訖將去私謂某曰少間有以奉託幸一至逆旅安禹既歸某即繼往至則言款甚密曰君後二十八年當從正郎為江南郡守某明年當有一子後合為所守郡一官君至三

日當令奉謁然此子命薄不可厚祿願假倖十千巳下
此即安禹子也徹等咸異其事仕佳後再受監察御史
卒罷後為司農丞肅宗在靈武以策稱旨驟拜大司農
及歸長安累奉使後十餘年竟不至本曹局揆其年授
右拾遺累至宰相後與時不叶放逐南中二十年除國
子祭酒充吐蕃會盟使既將行而終皆如其言安禹開
元二十一年進士及第官止南陽令

劉邈之

彭城劉邈之天寶中調授岐州陳倉尉邈之從母弟吳郡陸康自江南來有主簿楊豫尉張潁者聞康至皆來賀邈之時冬寒因飲酒方酣適有魏山人琮來邈之命下簾帷迎於庭且問其所欲琮曰某將入關請一食而去邈之顧左右命具芻米於館琮曰某非悠悠求一食者今將追延山人就於驛日旰矣若就館則慮不及請於此食而過邈之以方飲有難色琮曰某頗能知人若果從容亦有所獻邈之聞之喜遽命褰帷而坐客亦樂

聞其說咸與揖讓而坐時康已醉卧於東榻邀之乃具饌既食邀之有所請琮曰自此當再名聞其官至二邑宰而不主務二十五年而終言訖將去豫穎固止之皆有所問謂豫曰君八月勿食驢肉食之遇疾當不可救次謂穎曰君後政官宜與同僚善勿與官長不叶如或不叶必為所害豫穎不悦琮知其意乃曰某先知者非能為君禍福也因指康曰如醉者不知為誰也明年當成名歷官十餘政壽考禄位諸君子不及也言訖遂去

亦不知所往明年禄山陷兩京玄宗幸蜀陳倉當路時
豫主郵務常念琮之言記之於手板及驛騎交至或有
與豫舊者因名與食誤啗驢腸數臠至暮腹脹而卒穎
後為臨濮丞時有寇至郡守不能制為賊所陷臨濮令
薛景先率吏及武士持刀與賊戰賊退郡平節度使以
聞即日拜景先為長史領郡務而穎常與不叶及此因
事笞之遂隂污而卒邈之後樓某下登科拜汝州臨汝
縣令轉潤州上元縣令在任無政皆假掾以終考明年

康明經及第授祕書省正字充隴右巡官府罷調授咸
陽尉遷監察御史盩厔令比部員外郎連典大郡歷官
二十二考

武殷

武殷者鄴郡林慮人也少有名譽鄉里信愛嘗欲娶同
郡鄭氏則殷從母之女也姿色絕世雅有令德殷甚悅
慕女意亦願從之因求為壻有誠約矣無何逼於知已
所薦將舉進士期以三年從母許之殷至洛陽聞勾龍

生善相人兼好飲酒時殷持榼造焉生極喜與之竟夕因謂殷曰子之禄與壽甚厚然而晚遇未至七十而小厄殷曰今日之慮未暇於此請以近事言之生曰君言近事非名與婚乎殷曰然生曰自此三年必成大名如其婚娶姝未有兆殷曰約有所娶何言無兆生笑曰君之娶鄭氏乎曰然生曰此固非君之妻也君當娶韋氏後二年始生生十七而君娶之時當官未踰年而韋氏卒殷異其言固問鄭氏之夫即同郡鄢子元也子元娶

五年而卒然將嫁之夕君其夢之既二年殷下第有內
黃人郭紹家富於財聞鄭氏美納賂以求其婚鄭之母
聚其族謀曰女年既笄殷未成事吾老矣且願見其所
適令有郭紹者求娶吾欲許之如何諸子曰唯命鄭氏
聞之泣恚將斷髮為尼者數四及嫁之夕忽得疾昏眩
若將不救時殷在京師其夕夢一女子嗚咽流涕似有
所訴視之即鄭氏也殷驚問其故良久言曰某常仰慕
君子之德亦知君之意且曾許事君矣今不幸為尊長

所逼將適他氏没身之恨知復何言遂相對而泣因驚覺悲惋且異其事乃發使驗之則果適人問其姓氏則郭紹也殷數日思勾龍生言頗驗然疑其名之異耳及肅宗在儲邸名紹遂改子元殷明年擢第更二年而子元卒後十餘年殷歷位清顯每求娶輒不應後自尚書郎謫官韶陽郡守韋安貞固以女妻之殷念勾龍生之言懇辭不免娶數月而韋氏亾矣其後皆驗如勾龍生之言爾

豆盧署

豆盧署本名輔真貞元六年舉進士下第將遊信安以文謁郡守鄭式瞻甚禮之館給數日稍狎因謂署曰子複姓不宜兩字為名將為改之何如署因起謝且求其所改式瞻書數字若著者助者署者曰吾慮子宗從中有同者故書數字子當自擇之其夕宿於館夢一老人謂曰聞使君與子更名子當四舉成名四者甚佳後二十年為此郡守因指郡隙地曰此可以建亭臺既寤思

之四者署字也遂以爲名既二年又下第以爲夢無徵知者或誚之後二年果登第葢自更名後四舉也太和九年署自祕書少監爲衢州刺史既至周覽郡内得夢中所指隙地遂命建一亭名曰徵夢亭

喬琳

喬琳以天寶元年冬自太原赴舉至大梁舍於逆旅時天寒雪甚琳馬死傭僕皆去聞浚儀尉劉彦莊喜賔客遂往告之彦莊客中有屠生者善鑒人自云八十已上頗

箕踞傲物座雖知名之士未嘗與之揖讓及琳至則言款甚狎彥莊異之琳既出彥莊謂生曰他賔客賢與不肖未見先生與之一言向者喬生一布衣耳何詞之密歟生笑曰此固非常人也且當為君之長吏宜善視之必獲其報向與之言益為君結交耳然惜其情反於氣心不稱質若處極位不至百日年過七十當主非命子宜志之彥莊遂館之數日厚與車馬送至長安而申屠生亦告去且曰吾辱君之惠今有以報矣請從此辭竟

不知所在琳後擢進士登第累佐大府大歷中除州刺史時彦莊任修武令誤斷獄有死者為其家訟寃詔下御史劾其事及琳至竟獲免建中初徵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在位八十七日以疾罷後陷賊朱泚中方削髪為僧泚知之竟逼受逆命及收復亦陳其狀太尉李晟欲免其死上不可遂誅之時年七十一矣

張𩋆

吳郡張𩋆自奉天尉將調集時李庶人錡在浙西兼榷

莞轄與之有舊將往謁且求資糧未至夢一人將官告至云張轄可知袁州新喻縣令轄夢中曰巳曾為赤尉不宜為此固不肯受其人曰兩季之俸支牒巳行不受何為遂委之而去轄覺竟惡之及見錡具言將選告以乏困錡留之數日將辭去錡因謂曰足下選限猶遠且能為一職乎亦可資桂玉之費轄不敢讓因署毗陵郡鹽鐵場官轄以職雖卑而利厚遂受之既至所職視其簿書所用印乃袁州新喻廢印也轄以四月領務九月

而罷兩季之俸皆如其言

麗嚴

京兆尹麗嚴爲衢州刺史到郡數月忽夢二僧入寢門嚴不信釋氏夢中呵之僧曰使君莫怒余有先知故來相告耳嚴喜聞之乃問曰余爲相乎曰無有節制乎曰無曰然則當爲何官曰類廉察而無兵權有土地而不出畿内過此以往非吾所知也曰然壽幾何曰惜哉所乏之者壽向使有壽則無求不可曰當何日去此曰來年

五月二十三日及明年春有除替先以狀請於廉使元
稹素與嚴善必謂得請行有日矣其晦日宴客得元公
復書云請候交割嚴發書曰吾固知未可以去具言其
夢中事於座中竟以五月二十三日發後為京兆尹而
卒

李敏求

京兆尹趙郡李敏求應進士八就禮部試不利太和九
年秋旅居宣平里日晚擁膝愁坐忽如沉醉俄而精𩲡

去身約行六七十里至一城府門之外有數百人忽有一人出拜之敏求曰何人也答曰某即十年前所使張岸也敏求曰汝前年隨吾旅遊卒於涇州何得在此對曰某自離二十二郎後事柳十八郎職甚雄盛今作泰山府君判官二十二郎既至此亦須一見遂於稠人中引入通見入門兩廊多有衣冠或有愁立者或白衣者或執簡板者或有將通狀者其服率多慘紫或綠色既至廳柳揖與之言曰公何為到此得非為他物所誘乎

公宜速去非久住之所也敏求具如此答柳命吏送出將去懇求知將來之事柳曰人生在世一食一宿無不前定所不欲人知者慮君子不進德修業小人惰於農耳君固欲見亦不難爾乃命一吏引敏求至東院西有屋一百餘間從地至屋書架皆滿文簿籤帖一一可觀吏取一卷唯出三行其第一行云太和二年罷舉第二行云其年婚姻得伊宰宅錢二十四萬其第三行云受官於張平子餘不復見敏求既醒具書於襟帙之間明

年客遊西京過時不赴舉明年遂娶韋氏韋之外親伊宰將鬻别第召敏求而售之因訪所親得價錢二百萬伊宰乃以二十萬貺敏求既而當用之券頭以四萬為貨時敏求與萬年尉户曹善因請之卒君用所資伊亦貺焉累為二十四萬明年以廕調授河南北縣尉縣有張平子墓時說者失其縣名以俟知者

韓晉公

韓晉公滉在中書嘗召一吏不時至怒將撻之吏曰㬥

有所屬不得遽至乞寬其罪晉公曰宰相之吏吏屬何
人吏曰某不幸兼屬陰司晉公以為不誠怒曰既屬陰
司有何所主吏曰某主三品以上食料晉公曰若然某
明日當以何食吏曰此非細事不可顯之請疏於紙過
後為驗乃恕之而繫其吏明旦遽有詔命既對適遇太
官進食有餻糜一罌上以一半賜晉公食之美又賜之
既退而腹脹歸私第召醫者視之曰食物所擁宜服少
橘皮湯至夜可啗漿水粥明旦疾愈思前夕吏言召之

視其書則皆如其說公因復問人間之食皆有籍也答曰三品已上日支五品以上而有權位者旬支凡六品至九品者季支其有不食禄者歲支

張宣

杭州臨安縣令張宣寶歷中自越府戶曹掾調授本官以家在浙東意求蕭山宰出謁巳前三日忽夢一女子年二十餘修刺來謁宣素貞介夢中不與之見女子云某是明府邑中之客安得不相見耶宣遂見之禮貌甚

肅曰妾有十一口依在貴境有年數矣今聞明府將至故來拜謁宣因問縣名竟不對宣因告其族人曰且誌之及後補湖州安吉縣令宣以家事不便將退之族人曰不然前夕所夢一女子安字乎十一口吉字乎此陰騭已定退亦何益宣悟且笑曰若然固應有定遂受之及秩滿數年又將選時江淮水歉宣移家河東固求宋亳一官將引家住又夢前時女子顏貌如舊曰明府又當宰妾之邑也宣曰某巳為夫人之邑今豈再授乎女

子曰妾自明府罷秩嘗即還居今之所止非舊地也然往者家屬凋喪略盡今止三口為累耳明府到後數月亦當辭去言訖似若悽愴宣亦未喻及唱官日乃得杭州臨安縣令宣歎曰三口臨守也數月而去吾其憂乎到任半年而卒

杜思温

貞元初有太學生杜思温善鼓琴多遊於公侯門館每登臨宴往往得與嘗從賔客夜宿城南荀家嘴中夜後

山月如晝而遊客皆醉思溫獨携琴臨水閑泛忽有一叟支頤來聽思溫謂是座客殊不回顧及曲罷與語乃知非向者同遊之人遽置琴而起老人曰少年勿怖余是秦時河南太守梁陟也遭難身没於此中平生好鼓琴向來聞君撫琴絃軫清越故來聽耳知音難遇無辭更為我彈之思溫奏為沉湘老人曰此弄初成吾嘗尋之其間音指稍異此思溫因求其異隨而正之聲韻涵古又多怨切時人莫之聞叟因謂思溫曰君非太學諸

生乎曰然叟曰君何不求於名譽而常為王門之伶人乎思温竦然受教且問窮達之事叟曰余之少子主管人間禄籍當為君問之此後二日當再會於此至期而思温往見叟亦至焉乃告曰惜哉君終不成名亦無正官然有假禄在巴蜀一十九年俸入不絶然慎勿為武職當有大禍非禳所免誌之誌之言訖遂不見思温明年又下第遂罷舉西遊抵成都以所藝謁韋令公公甚重之累署要籍隨軍十七八年所請禄俸月不下二萬

又娶大將軍女車馬第宅甚盛而妻父常欲思温在轅門思温記老人之言輒辭不就後二日密請韋令公遂補討擊使牒出方告不敢復辭而常懼禍至求為遠使竟不果及劉闢反叛時思温在鹿頭城城陷為官軍所殺家族不知所在也

李相國揆

李相國揆以進士調集在京師聞宣平坊王生善易筮往問之王生每以五百文決一局而來者雲集自辰至

酉不得次而有空反者揆時持一縑晨往生為之開卦曰君非文字之選乎當得河南道一尉揆負才華不宜為此色悒忿而去王生曰君無怏怏自此數月當為左拾遺前事固不可涯也揆怒未解生曰若果然幸一枉駕揆以書判不中第補汴州陳留尉始以王生之言有徵後詣之生於几下取一緘書可十數紙以授之曰君除拾遺可發此緘不爾當大咎揆藏之既至陳留時採訪使倪若氷以揆才華族望留假府職會郡有事須上

請擇與中朝通者無如揆乃請行開元中郡府上書姓李者皆先謁宗正時李璆為宗長適遇上尊號揆既謁璆璆素聞其才請為表三通以次上之上召璆曰百官上表無如卿者朕甚嘉之璆頓首謝曰此非臣所為是臣從子陳留尉揆所為乃下詔召揆時揆寓宿於懷遠坊盧氏姑之舍予弟聞召且未敢出及知上意欲以推擇遂出既見乃宣命宰臣試文詞時陳黃門為題目三篇其一曰紫絲盛露囊賦二曰答吐蕃書三曰代南越

獻白孔雀表換自午及酉而成既封請曰前二首無所遺恨後一首或有所疑願得詳之乃許折其緘塗八字旁注兩句既進翌日授左拾遺旬餘乃發王生之緘視之三篇皆在其中而塗注者亦如之遽命駕往宣平坊訪王生則竟不復見矣

薛少殷

河南薛少殷舉進士忽一日暴亡於長安崇儀里有一使持牒云大使追俄引至府門見府官即鮮于叔明也

少殷欲有所訴叔明曰寒食將至何為鏤鷄子食也東面有一僧手持寳塔門扇雙開少殷已在其中叔明曰某欲立事和尚何為救此人方乃廹而出令引少殷見判官及出門之西院閽者入白逡巡聞命素服乃引入所見乃亡兄也叙泣良久曰吾以汝久未成名欲薦汝於此分主公事故假追來非他也少殷時新婚姻懇不願住兄曰吾同院有王判官職居西曹汝既來此可以一謁而去乃命引少殷於西院見之接待甚厚俄聞備

餱海陸畢備未食王判官忽起顧見向者持㙮僧僧曰不可食食之則無由歸矣少殷曰饑甚奈何僧曰唯蜜煎薑可食乃取食之而王判官竟不至僧曰可去矣少殷復出詣兄且請去兄知不可留乃白府官許之少殷曰得歸人間願知當為何官兄曰此甚難言亦何用知之少殷懇請乃召一吏取籍尋閱不令少殷見之曰汝後年方成名初任當極西之官次得歷畿赤簿尉又一官極南此外吾不知也臨别兄曰吾舊使祗承人李俊

令隨汝去有危急即可念之既去每過危險皆見其僧前引少殷曰弟子素不相識和尚何乃見護如此僧曰吾為汝持金剛經故相護爾既醒具述其事後年春果及第未幾授祕書省正字充和蕃判官及回改同安主簿秩滿謁趙昌為安南節度少殷與之有舊懇求為從事欲厭極南之官昌許之曰乘遞之鎮未暇有表至江陵當以表請及表至少殷尋以母丁憂服除選授萬年縣尉時青淄卒吏與駙馬家童鬭死京兆府不時奏德

宗怒時少殷主賊曹務一日乃貶髙州雷澤縣尉十餘年備歷艱苦而李俊常有所護及順宗嗣位有詔收録貶官少殷移至桂陽與貶官李定同行過水勒馬與一從人言即李俊也云某月日已足拜別而去少殷曰吾兄言官止於此李俊復去將不久矣李定驚感覆問其事具以告之少殷十數日而卒

袁孝叔

袁孝叔者陳郡人也少事母以孝聞母嘗得疾恍惚踰

月不痊孝叔忽夢一老父謂曰子母疾可治孝叔問其名居不告曰明旦迎吾於石壇之上當有藥遺子及覺乃周覽四境所居之東十里有廢觀古石壇而見老父在焉孝叔喜拜迎至於家即於囊中取九靈丹一圓以新汲水服之即日而瘳孝叔德之欲有所答皆不受或累月一來然不詳其所止孝叔意其必能歷筭爵祿常欲發問而未敢言其後一旦來謂孝叔曰吾將有他適故來訪别於懷中探出一編書以遺之曰君之壽與位

盡具於此事已前定非智力之所及也今之躁求者適足徒勞耳君藏吾此書銜名勿預視但受一命即開一幅不爾當有所損孝叔跪受而别後孝叔寢疾殆將不救其家或問後事孝叔曰吾為神人授書一編曾未開卷何遽以後事問乎旬餘其疾果愈後孝叔以門蔭調授綏州諸城縣尉五轉蒲州臨晉縣令每之任輒視神人之書時日無差後秩滿歸閿鄉别墅因晨起欲就巾櫛忽有物墜於鏡中類蛇而有四足孝叔驚仆於地不語數

日而卒後逾月其妻因閱其笥得老父所留之書猶餘半軸因歎曰神人之言亦有誣矣書尚未盡而人已亡乃開視之其後唯有空紙數幅畫一蛇而盤照中矣孝叔之叔修巳元和初為太學生具説其事

馬遊秦

吏部令史馬遊秦開元中以年滿當選時侍郎裴光庭以本銓舊吏問其所欲遊秦不對固問之曰某官巳知矣不敢復有所聞光庭曰當在我安得知之遊秦不答

亦無懼色光庭怒曰既知可以言乎遊秦曰此可誌之未可言之乃命疏其事自藏於楹棟之間期注唱後發之後老君見於驪山鑾輿親幸其地因改會昌縣為昭應縣光庭以舊無昭應之名謂遊秦莫得而知也遂補其縣録事及唱官之日發棟間所誌之書則如言爾

韋泛

韋泛者不知其所來大歴初罷潤州金壇縣尉客遊吳興維舟於興國佛寺之水岸時正月望夜士女繁會泛

方寫目忽然暴卒縣吏捕驗其事未已再宿而甦云見一吏持牒來云府司追遂與之同行約數十里忽至一城兵衛甚嚴入見多是親舊往還泛驚問吏曰此何許也吏曰此非人間也泛方悟死矣俄見數騎呵道而來中有一人衣服鮮華容貌甚偉泛前視之乃故人也驚曰君何為來此曰為吏所追其人曰某職主召冕未省追子因思之曰嘻誤矣所追者非追君也乃兖州金鄉縣尉韋泛也遽叱吏送之歸泛既喜得返且恃其故人

因求其禄壽其人不得已密謂一吏引於別院立泛於門吏入持一丹筆來書其左手曰前楊復後楊後楊年年強七月之節歸玄鄉泛既出前所追吏亦送之既醒具述其事沙門法一好異事盡得其實因傳之後六年以調授太原楊曲縣主簿秩滿至京師適遇所親與鹽鐵使有舊遂薦為楊子縣巡官在職五年建中元年六月二十八日將赴選以暴疾終于廣陵旅舍其日乃立秋日也

陳彦博

陳彦博與謝楚同為太學廣文館生相與齊名彦博將取解忽夢至都堂見陳設甚盛若行大禮然庭中幃幄飾以錦繡中設一榻陳列几案上有尺牘望之照耀如金字彦博私問主事曰此何禮也荅曰明年進士人名將送上界官司閱視之所彦博驚喜因求一見其人引至案傍有紫衣人執象簡彦博見之歛袵而退紫衣曰公有名矣可以視之遂前見三十二彦博名在焉從上

二人皆姓李而無謝楚名既晤獨喜不以告人及楚同過策試有自中書見名者密以告楚而不言彦博彦博聞之不食而泣楚乃諭之曰君之能豈後於楚設使一年未利何若是乎彦博方言其夢且曰若果無驗吾恐終無成矣太學諸生曰誠如所説事亦未知也明旦視榜即果如夢中焉彦博以元和五年崔樞下及第上二人李顧行李仍叔謝楚明年于尹躬下擢第

陸賓于

吳郡陸賓于舉進士在京師常有一僧曰惟瑛者善聲色兼知術數賓于與之往來每言小事無不驗至寶歷二年春賓于欲罷舉歸吳告惟瑛以行計瑛留止一宿明旦謂賓于曰君來歲成名不必歸矣但取京兆薦送必在高等賓于曰某曾三就京兆未始得今歲之事尤覺甚難瑛曰不然君之成名必以京兆薦送他處不可也至七月六日若食水族必殊等及第矣賓于乃書於進昌里之牖間日省之數月後因於靖宮北門候一郎

官適遇朝客遂廻憇于從孫聞禮之舍既入聞禮喜迎曰向有人惠鯉魚方欲候翁而烹之賔于素嗜魚便令具羮至者輒盡後日因視牖間所書字則七月六日也遽命駕詣瑛且紿之曰將遊蒲關故來訪别瑛笑曰水族已食矣遊蒲關何為賔于深信之因取薦京兆果得殊等明年入省試畢又訪瑛瑛曰君已登第矣名籍不甚髙當在十五人之外狀首姓李名合曳脚時有廣文生朱俅者時議及第監司所送名未登科賔于因問其

非姓朱乎瑛曰三十三人無姓朱者時正月二十四日

賓于言於從弟符符書壁間後月餘放榜狀頭李郃賓

于名在十六即三十三人也惟瑛又謂賓于曰君成名

後當食祿於吳越之分有一事甚速賓于不喻其意及

從事於越半年而暴終

王播

王播以元和五年登科嘗夢為河南尹平旦視事有二

客來謁一衣紫而東坐一衣緋而西坐緋者謂紫者曰

崙邦如何處置曰已科決遞出界訖覺乃書於誥牒之後别紙上後二十年果除河南尹既至三日留守大將知水北院官與洛陽令及分司郎官偕至問答一如夢中遽命開篋取官誥所誌者備焉乃是郎官家奴竊物而遁送縣縣斷如此

柳及

柳及河南人貞元中進士登科殊之子也家于澧陽嘗客遊至南海元帥以其父有名於搢紳士林間俾假椽

于廣未幾娶會長岑氏之女生一男名甑甑及以親老家遠不克迎侍乃携妻子歸寧于澧陽未再歲後以家給不足單車重遊南中至則假邑於蒙于武仙再娶沈氏會公事之郡獨沈氏與母孫氏在縣廨時當秋夜分之後天晴月皎忽於牖中見一小兒手招沈氏曰無懼無懼某幾郎子也告説事狀歷歷然可聽沈氏以告其母母乃問是何人有何所請答曰某甑甑也以去年七月身死故來辭别凡人夭逝未滿七歲者以生時未有罪

狀不受業報縱使未即托生多為天曹權錄驅使某使當職役但送文書來往地府耳天曹記人善惡每月一送地府其間有暇亦得閒行沈氏因告曰汝父之郡會計亦當即至俄爾及歸沈氏具告及固不信曰荒徼之地當有妖怪假託人事殆非山精木魅之所為乎其夕即又於牖間以手招及及初疑尚正辭詰之乃聞說本末知非他鬼乃歔欷涕泗因詢其夭横之由答曰去年七月中戲昊遂得痢疾醫藥不效以至於此亦命也令

為天曹收役亦未有托生之期及曰汝既屬冥司即人
生先定之事可知也試為吾檢窮達性命一來相告答
云諾後夕乃至曰冥間有一大城貴賤等級咸有本位
若棊布焉世人將死或半年或數月內即先於城中呼
其名時甋甋已聞呼父名也輒紿而對既而私謂沈氏
曰阿爺之名已被呼矣非久在人間他日有人求娶沈
氏者慎勿許之若有姓周職在軍門者即可許之必當
偕老衣食盈羨其餘所述近事無不徵驗後一夕又來

曰某以拘役有限不得到人間從此永訣矣言詞悽愴欷歔而去後四月及果卒沈氏尋亦萍泊南海或有求納者輒不就後有長沙小將姓周者部本郡錢帛貨貿於廣州求娶沈氏一言而許之至今在焉平昌孟弘微與及相識具録其事

延陵包隰

延陵包隰因選泝舟於隋河時以廹選限舟人寡而力殆乃率同舟僮僕輩七八人次為之挽過符離縣之西

有古樹樹下有穴根盤於上若廢井然而一僕忽誤墜落久而方出乃提一片石廣四寸有小篆其文曰旁有水上有道八百年中逢栲栳衆咸異之而莫知所謂尋問墜坑者名栲栳也時元和三年九月二十一日矣

沙門道昭

永泰中有沙門道昭自云蘭州人俗姓康氏少時因得疾不救忽寤云冥司見善惡報應之事遂出家住太行山四十年戒行精苦往往言人將來之事初若隱晦後

皆明驗嘗有二客來一曰姚邈舉明經其二曰張氏以資蔭不記名僧謂張曰君授官四政慎不可食禄范陽四月八日得疾當不可救次謂邈曰君不利簪笏如能從戎亦當三十年無乏有疾勿令胡人療之其年張授官於襄鄧間後累選常求南州亦皆得之後又赴選果授虢州盧氏縣令到任兩日而卒卒之日果四月八日也後方悟范陽即盧氏望也邈後舉不第從所知于容州假軍守之名三十年累轉右職後因别娶婦求為儐

者因得疾服嫗黃氏之藥而終後訪黃氏本末乃洞主所放出婢是胡女也

續前定録　鍾輅

竇相易直

竇相易直初時名祕家貧就業村學教授叟有道術而人不知一日近暮風雪暴至學徒悉歸家不得皐而宿于漏屋之下寒爭附火唯竇公寢于榻夜深方覺叟撫公令起曰竇祕君後為人臣貴壽之極勉勵自愛也及德宗幸奉天日公方舉進士亦隨駕而乘蹇驢至開遠門人稠路隘其府將闥公懼勢不可進聞一人叱驢兼

捶其後得疾馳而出顧見一黑衣卒呼公曰秀才已後莫忘閭倩及陛朝訪得其子提挈累至大官吏中榮達

柳員外

柳宗元自永州司馬徵至京師意望録用一日詣卜者問命且告以夢曰余柳姓也昨夢柳樹仆地其不祥乎卜者曰無苦但憂遠官耳夫生則柳樹仆則柳木木者牧也其牧柳州乎卒如其言

李諒公

李逢吉未掌絲綸前家有老婢好言夢後多有應公望除官因訪婢一日婢晨至慘然公問故曰昨夜與郎君作夢不是好夢意不欲說公強之婢曰夢有人舁一棺至堂後云且置在地不久即移入堂中此夢恐非佳也公聞夢竊喜俄爾除中書舍人知貢舉未畢入相

崔相

崔相國羣之鎮徐嘗以焦氏易林自筮遇乾之大畜其繇曰典策法書藏在蘭臺雖遭亂潰獨不遇災及經王

智興之變果除祕書監

盧賓容

盧賓容貞白父曰老彭有道術兼號知人元和初宗人弘宣簡辭弘正簡求俱候焉留坐因之曰一行五節度使可謂盛矣卒如其言又族子鍇初舉進士就安邑所居謁鍇曰爾求名大是美事但此後十餘年方得勿以遲晚為恨登朝亦大美官鍇至長慶元始擢第大中十年終庶子

牛師

長慶中鄂州里巷人每語輒以牛字助之又有僧自號牛師乍愚乍智人有忤之者必云我兄即到豈奈我何未幾而相國奇章公帶平章事節制武昌軍其語乃絶而牛師尚存僧者牛公之名也方知將相之位豈偶然耶

陳存

進士陳存能為古歌詩而命蹇主司每欲與第臨時皆

有故不果許尚書孟容舊相知知舉日萬方欲為申屈將試前夕宿宗人家宗人為具入試食物兼備晨餐請存偃息以候時五更後怪不起就寢呼之不應前視之已中風不能言也

鄭誘

進士鄭誘在名場歲久輩流多已榮達常有後時之歎一夕忽夢及第而與韋周方同年當時韋氏舉人無名周方者益悶之太和元年秋移舉洛中時韋弘景尚書

廉察陜邦族韋景方赴舉過陜尚書詰曰我名弘景汝兄弘方汝韋景方兄弟各分吾名一字誠無意也遂更名曰周方誘聞之喜曰吾及第有望矣四年周方升名而果同年焉誘子溥又自説應舉時曾夢看及第牓上但見鳳字大中元年求解鳳翔偶看本府鄉貫首便是鳳字至東都試緱山月夜聞王子晉吹笙詩生側諸詩悉有鳳字明年果登第焉

孔溫裕

河南尹孔溫裕任補闕諫討党項貶柳州司馬久之得堂兄尚書溫業書報云憲府欲取作侍御史日望勑下忽又得書云宰相以右史處之皆無音耗一日有鵲喜于庭直若語狀孩稚拜且祝曰願早作官鵲既飛去墜下方寸紙有補闕二字無幾遂除此官

王蒙

王蒙與趙憬有布衣之舊常知其才趙公入相蒙自前新淦縣令求謁公見極喜給郵甚厚將擢為御史時憲

條數少德宗難於除授而趙公之言多行嘗意可以坐待御史之拜一日偶詣慈恩寺僧占氣色者嘗問早晚得官僧曰觀君之色殊未見喜兆此後若干年當得一邊上御史嘗大笑而歸數日趙公奏言御史府闕太多就中監察尤為要官臣欲選擇三二人上曰此官須得孤直茂實充選料卿秖應取輕薄後生朝中子弟耳此不如不置公曰臣之愚見正如聖慮欲于録事參軍縣令中求上喜曰如此即朕之意公因薦二人其一即嘗

也上曰早將狀來公既出逢裴延齡時以次對問公曰相公奏何事喜氣充溢公不對延齡慍罵而去云為此老叟所請得行否既見上奏事畢因問曰趙憬白論何事上曰趙憬極心公因說御史事延齡曰此大不可陛下何故信之且憬身為宰相豈諳州縣長續効白二人又不為人所稱憬何由身知之必私也後來陛下但詰其所自即知矣他日上果問云卿何以知此二人公曰一是故人一與臣微親諳熟之上無言他日延齡又入

上曰慄所請果如卿料遂寢不行蒙遂歸故林而趙蕘於相位後數年邊帥奏為從事得假御史焉

黄損

黄損連州人有大志學于廬山與桑維翰宋齊丘相遇每論天下之務皆出損下損亦自負居無何遊五老峰遇磐石小憩頃之有叟長嘯而坐指維翰齊丘曰公等皆至將相但各不得其死耳次指損曰此子有道氣可以隱居若求官不過一州從事耳宜思之損甚怒叟曰

休戚之數定矣吾先知也何怒乎後皆然

張寶藏

貞觀中張寶藏為金吾長史嘗因下直歸櫟陽路逢少年畋獵割鮮野食倚樹嘆曰張寶藏身年七十未嘗得一食酒肉如此者可悲哉傍有一僧指曰張寶藏六十日內官登三品何足嘆也言訖不見寶藏異之即時還京師太宗苦於氣痢衆醫不效即下詔問殿庭左右有能治此疾者當重賞之寶藏嘗困是疾即具疏以乳煎蓽

撥方進上服之立差宣下宰臣與五品官魏徵難之逾月不進擬上疾復問左右曰吾前飲乳煎蓽撥有効復命進之一啜又平復因思曰嘗令與進方人五品官不見除授何也徵懼曰奉詔之際未知文武二吏上怒曰治得宰相不妨巳授三品官我天子也豈不及汝耶乃厲聲曰與三品文官授鴻臚卿時正六十日矣

崔龜從

崔龜從未達時嘗至宣州夢到一廟門屋宇深大非人

間所有有緑衣吏抱案龜從揖而問之緑衣亦喜云人生簿籍也崔問曰某未達應舉請為一撿可乎吏唯之因為撿曰灼然及第科名極高官至此州刺史言訖遂覺崔自喜之明年果中第又聯得科目官至中書舍人出為華州刺史因為妻曰昔夢皆驗今為刺史位至此矣當為身後之計俄除户部侍郎深不自會尋除為宣州觀察使至日吏白曰舊例長史到皆謁敬亭神廟崔公命駕謁之既到道路門巷皆昔夢中所遊入門宛然

遂陞堂見西壁有畫一緑衣吏抱案其吏即夢中所見乃歸而怏怏又謂妻曰昔夢緑衣人云合至此州刺史此已任矣及旬日得疾治之不愈謂妻曰本來之説此其驗矣妻曰昔日為遊客尚獲佳夢今為地主合往祈之崔公乃置酒食進祝之其夕又夢敬亭神自至曰大夫尋愈幸無憂也崔即告本廟吏之詞神曰吏以公為當此州偶然爾公位極重不可盡言自此去尚有十四年壽耳言訖而覺崔公疾尋差後此如其言時開成四

年也

孫思邈

孫處約嘗以諸子見思邈曰俊先顯侑晚貴佺禍在執兵後皆驗又太子詹事盧齊卿之少也思邈曰後五十年位方伯吾孫為屬吏願自愛時思邈之孫溥尚未生及溥為徐州蕭縣丞而齊卿為徐州刺史

武居常

武居常太后髙祖也少時遊洛下人謂為猴類郎以居

常顱下有若猿領也其上有四靨一日伊水上遇一丐者曰郎君當有身後名而骨法當刑然有女尚八十八後起家暴貴尋亦浸微居常不之信後卒如其言

房玄齡

房玄齡來賈卜成都日者笑而掩鼻曰公知名當世為時貴相柰無繼嗣何公怒時遺直以三歲在側日者顱指曰此兒絕房者此也公大悵而還後皆信然也

明皇

明皇始平禍亂在宫所與道士馮存澄因射覆得卦曰合因又得卦曰斬關又得卦曰鑄印乘軒存澄啟謝曰昔此卦三靈為最善黄帝代炎帝而筮得之所謂合因斬關鑄印乘軒始當果斷終得嗣天明皇掩其口曰止矣黙識之後即位應其術焉

姚宋

明皇初登極夢二龍銜符自紅霧中來上大隷姚崇宋憬四字掛之兩大樹上蜿蜒而去夢回上召申王圓兆

王進曰兩木相也二人各為天遣龍致於樹即姚崇宋憬當為輔相兆矣上嘆異之

柳神州

羅池北龍城勝地也役者得白石上微刻畫之龍城柳神所守驅役鬼岀匕首福土氓制九醜余得之不詳其理特欲隱余於斯歟

玄宗

玄宗幸東都偶秋宵與一行師登天宮寺閣臨眺久之

返顧淒然發嘆數四謂一行曰吾中子得無恙乎一行進曰陛下行幸萬里皇祚無彊及西狩初到成都前望大橋上舉鞭問左右曰是橋何名節度使崔圓躍馬進曰萬里橋上因追嘆曰一行之言今果符之吾無憂矣

李衛公

太尉衛公為并州從事到職未旬月忽有王山人者詣門請謁公與之及席乃曰某善按年也公初未之奇因清虛正寢備几案紙筆香水而已因令垂簾靜伺之生

與公皆坐於簾下頃之王生曰可驗矣紙上書八字甚大且有楷法曰位極人臣壽六十四生遽請歸竟亦不知所去及會昌朝三行策至一品薨于海南果符王生所按之年

李景讓

宣宗將命相必採中外人情合為相三兩人姓名撚之置香案上以椀覆之宰相闕必添香探丸以命草麻上竊于李景讓竟探名不著有以見其命也

麻䜫

牛相新昌宅泓施號為金椀言金或傷庶可重製本將作大匠麻䜫宅䜫自辨崗阜形勢以其宅當出宰相後每命相有案必引領望之宅竟為牛所得

劉逸

劉逸在淮汴州時韓弘為右廂都虞候王公為左廂與弘善相或譖王不利于劉劉大怒召詰之王年老股戰不能自辨劉令拉坐杖三十新造赤棒頭徑數寸固以

筋滲數五六當死矣韓意其必死及旦造其家怪無哭聲訪問即言大使無恙弘遂至卧内問之王曰我讀金剛經四十年今方得力就説初坐時見巨手如簸箕翁然遮背因袒示都無撻痕

還寃記　顔之推

晉明帝殺力士金玄玄謂持刀者曰我頸多筋斫之必令即斷吾將報汝持刀者不能留意遂斫數創然後始絶尋見玄絳冠朱服赤弓彤矢射之持刀者呼曰金玄緩我少時而死

瑯琊諸葛覆永嘉年為元真太守家累悉在揚都唯將長子元崇送職覆於郡病亡元崇年始十九送喪欲還覆門生何法僧貪其資貨與伴共推元崇墮水而死因

分其財爾夜元崇母陳氏夢元崇還具叙亡父事及身被殺委曲屍骸流漂怨酷無雙違奉累載一旦長辭銜悲茹恨如何可說歔欷不能自勝又云行速疲極困卧牕下牀上以頭枕牕母視兒眠處足知非虛矣陳氏悲怛驚起把火照兒眠處沾濕猶如人形於是舉家號泣便發聞于時徐森之始除交州徐道立為長史道立即陳氏從姑兒也具疏所夢託二徐驗之二徐道遇諸葛喪船驗其父子亡日如鬼語乃收其行兇二人即皆欵

服依法殺之吏差人送喪揚都

晉夏侯玄字太初亦當時才望為司馬景王所忌而殺之玄宗族為之設祭見玄來靈座脫頭置其旁悉取果食酒肉以内頸中旣畢還自安言曰吾得訴于上帝矣司馬子元無嗣也尋而景王薨遂無子其弟文王封次子為齊繼景王後攸薨攸子冏嗣立又被殺及永嘉之亂有巫見弟云我國傾覆正由曹爽夏侯玄二人訴冤得申故也

漢孫策既定會稽引兵迎漢帝時道人于吉在策軍中遇天大旱船路艱澀策嘗自出督切軍中人每見將士多在吉所因憤怒曰吾不如吉遂收吉轉置日中令其降雨如不能者便當受誅俄頃之間雲雨滂沛未及移時州淵涌溢時並來賀吉免其死策轉忿恚竟殺之因是策頗憖常每彷彿見吉復出射獵為刺客所傷治療將差引鏡自窺鏡中見吉顧則無之如是再三遂撲鏡大叫瘡皆崩裂須臾而死

魯桓公夫人文姜者齊襄公之妹也桓公與文姜俱朝于齊襄公通其妹焉桓公譴責文姜文姜告襄公襄公怒乃與桓公飲酒桓公出襄公使公子彭生送桓公于車彭生多力乃抵桓公脅桓公薨于車上魯人告于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惡何辭以告于諸侯請以彭生除恥辱也齊人歸罪于彭生而殺之後襄公獵于貝丘有大豕從者曰臣見豕乃彭生也襄公怒曰彭生何敢見乎射之豕乃

人立而啼公懼墜于車傷足而還其臣連稱管至甫二人作亂遂殺襄公焉

吳王夫差殺其臣公孫聖而不以罪後越伐吳吳敗走謂太宰嚭曰吾前殺臣公孫聖投于餘杭山之下今道當由之吾上畏蒼天下慙于地吾舉足而不進心不忍往子試唱于前若聖猶在當有應嚭乃向餘杭之山呼曰公孫聖聖即從上應曰在三呼而三應吳王大懼仰天歎曰蒼天蒼天寡人豈可復歸乎吳王遂死不反

晉安定張祚以永和中作涼州刺史因自立為涼王河州刺史張瓘士衆强盛祚猜忌之密遣兵進圖瓘瓘率衆拒祚祚遂為瓘所殺瓘後數見祚來部從鎧甲舉手指瓘云㡳奴要當截汝頭瓘入姑臧立張玄靜為涼王自為涼州牧又謀廢玄靜而自王事未遂嘗與玄靜同車出城西門橋梁牢壯而忽摧折刺史舊事正旦放烏瓘所放出手輒死有鵂鶹來巢廣夏門彈逐不去自往看之守燉煌宋混遣弟澄即于巢所害瓘瓘臨命語澄曰

汝苟婚姻而為反逆皇天后土必當照之我自可死當令汝剿我矣混自為尚書令輔政有疾晝日見瓘從屋而下奄入柱中其柱狀若火燒掘土則無所見混因病死澄又然燈油變為血廐中馬一夕無尾二歲小兒作老公聲呼曰宋混澄斫汝頭又城東水中出火後三年澄為張邕所殺

晉西域校尉張頎以怨殺麯儉臨死有恨言後頎夜見白狗自拔劍斫之不中頃便倒地不起左右見儉在旁

遂以暴卒

宋元嘉中李龍等夜行刼掠于時丹陽陶繼之為秣陵縣令微密尋捕遂擒龍等取龍引一人是太樂伎忘其姓名刼發之夜此伎推同伴往就人宿共奏音聲陶不詳審為作欵列隨例申上及所宿主人士貴賔客並相明證陶知枉濫但以文書已行不欲自為通塞遂并諸刼十人于郡門斬之此伎聲伎精能又殊辨慧將死之日親隣知識看者甚衆伎曰我雖賤隸少懷慕善未嘗

為非實不作劫陶令巳當具知枉見殺害若死無鬼則已有鬼必自陳訴因彈琵琶歌曲而就死衆知其枉莫不殞泣經月餘陶遂夜夢伎來至案前云昔枉見殺實所不忿訴之得理今故取君便入陶口乃落腹中陶即驚寤俄而倒絶狀若風癲良乆方醒有時而發輒夭矯頭反着背四日而亡亡後家便貧頓一兒早死餘有一孫窮寒路次

宋泰始元年江州刺史鄧琬立刺史晉安王子勛為帝

以作亂初南郡太守張悅得罪鏁歸楊都及湓口琬赦之以為冠軍將軍與共經紀軍事琬前軍袁顗既敗張悅懼誅乃稱暴疾伏甲而召鄧琬既至謂之曰卿始此禍而欲賣死少帝乎命斬于牀前并殺其子以琬頭至五年悅寢疾見琬為厲遂死

宋齊豫章王蕭嶷亡後忽見形于沈文季曰我病未應死皇太子加膏中十一種藥使我不差湯中復加藥一種使我利不斷吾已訴先許還東邸州判此事便懷出

青紙文書示文季云與卿少舊為呈主上也俄而失所
在文季懼不敢傳少時文惠太子薨

魏城陽王元徽初為孝章帝畫計殺尒朱榮及尒朱兆
入洛害孝莊而徽懼走投洛陽令寇祖仁祖仁父叔兄
弟三人為刺史皆徽之力也既而尒朱兆購徽萬戸侯
祖仁遂斬徽送之并匿其金百斤馬五十匹及兆得徽
首亦不賞侯兆乃夢徽曰我金二百斤馬百匹在祖仁
家卿可取也兆覺曰城陽家本巨富昨令收捕全無金

銀此夢或實至曉即令收祖仁祖仁又見徽曰足得相報矣祖仁欵得金百斤馬五十疋兆不信之祖仁私歛戚屬得金三十斤馬三十疋輸兆猶不完數兆乃發怒懸頭于樹以石硾其足鞭捶殺之

漢竇嬰字王孫漢孝文帝竇皇后從兄子也封魏其侯為丞相後乃免相及竇皇后崩嬰益踈薄無勢黜不得志與太僕灌夫相引薦交結其歡恨相知之晚乎孝景帝王皇后異父同母弟田蚡為丞相親幸縱横使人就

嬰求城南田數頃嬰不與曰老僕雖棄丞相雖貴寧可以勢相奪乎灌夫亦助怒之蚡皆恨之及蚡娶妻王太后詔列侯宗室皆往賀蚡灌夫爲人狂酒先嘗以醉忤蚡不肯賀之竇嬰强與俱去酒酣灌夫引酒至蚡蚡曰不能滿觴夫因言辭不遜蚡遂怒曰此吾驕灌夫之罪也乃縛夫謂長史曰有詔召宗室而灌夫駡坐不敬奏其在鄉里豪横處夫棄市竇嬰還謂其妻曰終不令灌夫獨死而嬰獨生乃上事具陳灌夫醉飽事不足誅帝

召見之嬰與蚡互相言短長帝問朝臣兩人誰是朝臣多言嬰是王太后聞怒而不食曰我在人皆凌籍吾弟我百歲後當魚肉之及出蚡復為嬰造作惡語用以聞上天子亦以蚡為不直特為太后故論嬰死嬰臨死罵曰若死無知則已有知要不獨死後月餘蚡病一身盡痛若有打擊之者但號呼叩頭謝罪天子使祝鬼者瞻之見竇嬰灌夫共手笞蚡蚡遂死

晉大將軍王敦枉害刁玄亮及敦入石頭夢白犬自天

下而噬之既還姑熟遇病白日見刀乘軺車道從吏卒來仰頭瞑目乃入攝録敦敦大怖逃不得脱

河間國兵張麃經曠二人相與諧善晉太元十四年五月五日共升鍾嶺坐于山椒麃酗酒失性拔刀斬曠曠母爾夕夢曠自説為麃所殺殺屍澗中脱褌覆腹尋覓之時必難可得當令裳飛起以示處也明晨追捕一如所言麃知事露欲謀叛逸出門輒見曠手執雙刀來擬其面遂不得去母具告官麃以伏辜

晉山陰縣令石密先經為御史枉奏殺典客令萬默密白日見默來殺密遂死

晉大司馬桓温功業殊盛負其才力久懷簒逆廢晉帝為海西公而立會稽王是為簡文帝太宰武陵王晞性尚武事好犬馬遊獵温常忌之故加罪狀奏免晞及子綜官又逼新蔡王晃使列晞綜及前著作郎殷涓太宰長史庾清等謀反頻請殺之詔特赦晞父子乃徙新安殺涓父浩先為温所廢涓頗有氣尚遂不詣温而與晞

遊温乃疑之庾清坐有才望且宗族甚强所以並致極法簡文尋崩而皇太子立遺詔委政於温依諸葛亮王導舊事温大怨望以為失權僣逼愈甚後謁簡文髙平陵方欲伏見帝在墳前舉衣語温云家國不造委任失所温答臣不敢臣不敢既登車為左右説之又問殷涓形狀答以肥短温云向亦見在帝側十餘日便病因此憂懣而死

秦姚萇字景茂赤亭羌也父弋仲事石勒石氏既滅萇

隨其兄襄與苻永固戰于三原軍敗襄死萇乃降永固
即受禄位累加爵邑及轉龍驤將軍督梁益州諸軍事
永固謂之曰朕昔以龍驤建業此號未曾假人今持山
南委卿故特以相授其蒙寵任優隆如此後隨永固子
叡討慕容泓為泓所敗叡獨死之萇遣長史詣永固謝
罪永固怒既甚即戮其使萇益恐懼遂奔西州邀聚士
卒而自樹置永固頻為慕容沖所敗沖轉侵逼永固又
見妖怪屢起遂走五將山萇即遣驍騎將軍吴中圍永

固中執永固以送萇即日囚之以求傳國璽及令禪讓永固不從數以叛逆之罪萇遂殺之遂稱帝後又將永固屍鞭撻無數裸剝衣裳薦之以棘掘坎埋之及萇遇疾即夢永固將天官使者鬼兵數百突入營中萇甚悚懼走入後帳宫人逆來刺鬼誤中萇陰鬼即相謂曰正着死所拔去矛刃出血石餘忽然驚寤即患陰腫令醫刺之流血如夢又狂言曰殺陛下者臣兄襄耳非臣萇罪願不賜枉後三日萇死

秦李雄既王於蜀其第四子期從叔壽襲期而廢爲邛
都公壽復殺之而壽自立壽性素兇狠猜忌僕射蔡射
等以正直忤旨遂誅之無幾壽病恒見李期蔡射爲祟
嘔血而死

宋高平金鄉張超與同郡翟願不和願以宋元嘉中爲
方輿令忽爲人所殺咸疑是超超後除金鄉縣解職宜
還家入山伐木翟兒子銅烏執弓持矢并賫酒醴就山
貺之斟酌已畢銅烏曰明府昔害我叔無緣同戴天日

引弓射之即死銅烏其夜見超云我不殺汝叔枉見殘害今已上訴故來相報引刀刺之吐血而死

宋下邳張稗者家世冠族末葉衰微有孫女殊有姿色隣人求聘為妾稗以舊門之後耻而不與隣人憤之乃焚其屋稗遂燒死其息邦先行不知後還亦知情狀而畏隣人之勢又貪其財而不言嫁女與之後經一年邦夢見稗曰汝為兒子逆天不孝棄親就怨潛同凶黨捉邦頭以手中桃杖刺之邦因嘔血而死邦死之日隣人

又見稗排門直入張目攘袂曰君恃勢縱惡酷暴之甚枉見殺害我已上訴事獲申雪却後數日令君知之隣人得病尋亦殂殁

宋世永康人呂慶祖家甚温富嘗使一奴名教子守視墅舍以元嘉中便往案行忽為人所殺族弟無期先時貸慶祖錢咸謂為害無期賚羊酒脯至柩所而祝曰君荼酷如此乃云是我寃而有靈使知其既還至三更見慶祖來云近教子畦疇不理訶當痛治奴奴遂以斧斫

我背將帽塞口因得嚙奴三指悉皆破碎便取刀刺我頭我曳著後門初見殺時諸從行人亦在其中奴今欲叛我已釘其頭着壁言畢而滅無期早旦以告父母潛視奴所住壁果有一把髮以竹釘之又看其指並見破傷録奴詰驗具伏又云汝既反逆何以不叛奴云頭如被繫欲逃不得諸同見者事事相符即焚教子并其二息

宋高祖平桓玄後以劉毅為撫軍將軍荆州刺史到州

便收牛牧寺僧主云藏桓家兒度為沙彌并殺四道人後夜夢見此僧來云君何以枉見殺貧道貧道已白於天帝恐君亦不得久因遂得病不食日彌羸瘦當發揚都時多有爭競侵凌宰輔宋高祖因遣人征之毅敗夜單騎突出投牧牛寺僧曰撫軍昔枉殺我師我道人自無報仇之理然何宜來此亡師屢有靈驗云天帝當收撫軍於寺殺之毅便嘆吒出寺後崗上大樹自縊而死也

漢世何敞為交趾刺史行部蒼梧郡髙要縣暮宿鵠奔亭夜猶未半有一女子從樓下出自云妾姓蘇名娥字始珠本廣信縣修里人早失父母又無兄弟夫亦久亡有雜繒百二十疋及婢一人名致富妾孤窮羸弱不能自振欲往旁縣賣繒就同縣人王伯賃牛車一乗直錢萬二千載妾并繒令致富執轡乃以前年四月十日到此亭外于時日暮行人既絶不敢前行因即留止致富暴得腹痛妾往亭長舍乞漿取火亭長龔壽操刀持戟

來至車旁問妾曰夫人從何所來車上何載丈夫安在何故獨行妾應之曰何勞問之壽因捉妾臂曰少愛有色寧可相樂耶妾時怖懼不肯聽從壽即以刀刺脅一創立死又殺致富壽掘樓下埋妾并婢取財物去殺牛燒車車杠及牛骨貯亭東空井中妾死痛酷無所告訴故來自告於明使君敞曰今欲發汝屍骸以何為驗女子曰妾上下皆着白衣青絲履猶未朽也掘之果然敞乃遣吏捕壽拷問具服下廣信縣驗問與娥語同收壽

父母兄弟皆繫獄敞表壽殺人于常律不致族誅但壽為惡隱密經年王法所不能得鬼神訴千載無一請皆斬之以助陰殺上報聽之

漢時有王忳字少林為郿縣令之縣到釐亭亭常有鬼殺人忳宿樓上夜有女子稱欲訴寃無衣自蓋忳以衣與之乃進曰妾本涪令妻也欲往之官過此亭宿亭長殺妾大小十餘口埋在樓下奪取衣裳財物亭長今為縣門下游徼忳曰當為汝報之勿復妄殺良善也鬼投

衣而去恠且收游徼詰問即服收同謀十餘人并殺之掘取諸喪歸其家殯葬亭永清寧人謡曰信哉少林世無偶飛被走馬與鬼語飛被走馬别為他事今所不録

宋東海徐某甲前妻許氏生一男名鐵臼而許氏亡甲改娶陳氏陳氏凶虐志滅鐵臼陳氏産一男生而祝之曰汝若不除鐵臼非吾子也因名之曰鐵杵欲以杵擣鐵臼也於是捶打鐵臼備諸苦毒飢不給食寒不加絮甲性闇弱又多不在舍後妻恣意行其暴酷鐵臼竟以

凍餓被杖而死時年十六亡後旬餘鬼忽還家登陳牀曰我錢臼也實無片罪横見殘害我母訢怨于天今得天曹符來取錢杵當令錢杵疾病與我遭苦時同將去自有期日我今停此待之聲如生時家人賓客不見其形皆聞其語于是恒在屋梁上住陳氏跪謝搏頰為設祭奠鬼云不須如此餓我令死豈是一餐所能酬謝陳夜中竊語道之鬼厲聲曰何敢道我今當斷汝屋棟便聞鋸聲屑亦隨落拉然有響如棟實崩舉家走出炳燭

照之亦了無異鬼又罵錢杵曰汝旣殺我安坐宅上以為快也當燒汝屋卽見火然烟焰大猛內外狼狽俄爾自滅茆茨儼然不見虧損日日罵詈時復歌云桃李花嚴霜落柰何桃李子嚴霜早已落聲甚傷切似是自悼不得長成也于時錢杵六歲鬼至便病體痛腹大上氣妨食鬼屢打之打處青黶月餘而死鬼便寂然無聞

魏司馬宣王功業日隆又誅魏大將軍曹爽篡奪之迹稍彰王陵時為揚州刺史以魏帝制於强臣不堪為主

楚王彪年長而有才欲迎立之兖州刺史華歆以陵陰謀告宣王宣王自將中軍討陵卒然掩至陵自知勢窮乃單船出迎宣王宣王送陵還京師陵至城過賈逵廟側陵呼曰賈梁道吾固盡心於魏之社稷惟爾有神知之陵遂飲藥死三族皆誅其年宣王有疾白日見陵來并賈逵為祟因呼字曰彦雲緩我宣王身亦有打處少日遂斃

魏支法存者本是胡人生長廣州妙善醫術遂成巨富

有八尺㲪㲪作百種形像光彩曜日又有沉香八尺板牀居常芬馥王談為廣州刺史大兒劭之屢求二物法存不與王談因存豪縱殺之而籍没家財焉死後形見于府輒打閣下鼓似若稱寃䰟如此經旬月王談得病恒見法存守之少時遂亡劭之至揚都又死

宋沮渠蒙遜時有沙門曇摩懺者博達多識為蒙遜之所信重魏氏遣李順拜蒙遜為涼王仍求曇摩懺蒙遜恡而不與摩識意欲入魏屢從蒙遜請行蒙遜怒殺之

既而左右白日見摩𢧵以刎擊蒙遂因疾而死

漢時王濟左右嘗于閤中就婢取濟衣物婢欲奸之其人云不敢婢言若不從我我當大呌此人卒不肯婢遂呼云某甲欲奸我濟即令人殺之此人具自陳訴濟猶不信故牽將去顧謂濟曰枉不可受要當訟府君於天後濟乃病忽見此人語之曰前具告實不見理令便應去濟數日卒

漢時游殷字幼齊漢世為羽林中郎將先與司隸校尉

胡軫有隙軫遂誣搆殺之殷死月餘軫得病目精脫但伏罪伏罪游幼齊將鬼來於是遂死

晉富陽縣令王範有妾桃英殊有姿色遂與閤下丁豐史華期二人姦通範嘗出行不還帳內都督孫元弼聞丁豐戶內有環珮聲覘視見桃英與同被而臥元弼叩戶面叱之桃英即起攬裙理髮躡履還內元弼又見華期帶珮桃英麝香二人懼元弼告之乃共謗元弼與桃英有私範不辨察遂殺元弼有陳超者當時在座勸成

元弼罪後範代還超亦出都看範行至赤亭山下值雷雨日暮忽然有人扶超腋脛曳將去入荒澤中電光照見一鬼面甚青黑眼無瞳子曰吾孫元弼也訴怨皇天早見申理連時候汝乃令相遇超叩頭流血鬼曰王範既為事主當先殺之賈景伯孫文度在泰山玄堂下共定死生名録桃英魂魄亦收在女青亭者是第三地獄名在黄泉下專治女鬼投至天明失鬼所在超至揚都詣範未敢説之便見鬼從外來逕入範帳至夜範始眠

忽然大魘連呼不醒家人牽青牛臨範上并加桃人左索向明小蘇十許日而死妾亦暴亡超亦逃走長干寺易姓名為何規後五年三月三日臨水酒酣超云今當不復畏此鬼也低頭便見鬼影已在水中以手搏超鼻血大出可一升許數日而殂

晉時張駿據有涼州忌害鎮軍將軍武威郗鑒以其宗族强大而多功也遂諷其主簿魏纂使誣鑒謀反駿逼鑒自殺後三年纂病見鑒在側遂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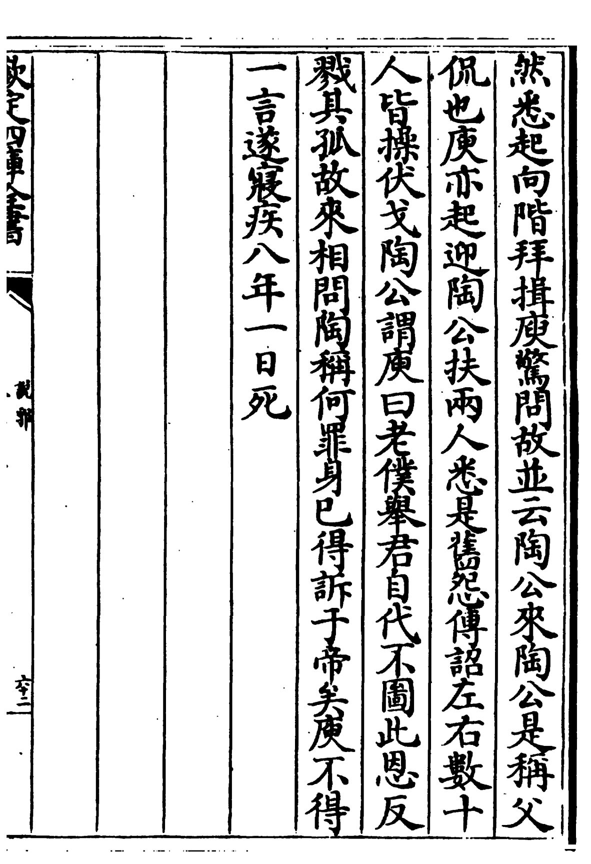
晉時羊聃字懿彭祖晉世廬陵太守為人剛克粗暴恃國姻親縱恣尤甚睚眦之嫌輒加刑殺征西大將軍庾亮檻送具以狀聞有司奏聃殺郡將吏及民簡良等二百九十人徒讁一百餘人應棄市依八議請宥中宗詔曰此事古今所未有此而可忍孰不可忍何八議之有下獄所賜命聃兄子賁先尚南郡公主自表解婚詔不許瑯琊孝王妃山氏珊之甥也若以為請于是司徒王導啟聃罪不可容恕宜極重法山太妃憂慼動疾陛下

罔極之恩宜蒙生全之宥于是詔下曰山太妃唯此一舅發言摧鯁乃至吐血情慮深重朕丁荼毒受太妃撫育之恩同于慈親若不堪難忍之痛以致頓斃朕亦何顏以寄令便原聃生命以慰太妃渭陽之恩于是除名為民少時聃病恒見簡良等曰枉豈可受今來相取經宿而死

晉時會稽孔基勤學有志操馮結族人孔敞敞使其二子以基為師而敞子並凶狠趣尚不同基屢言之於敞

此兒常有忿恚敞尋喪亡服制既除基以宿舊乃賫羊酒往看二子子猶懷宿怨潛遣奴于路側殺基奴還未之至仍見基來張目攘袂厲聲言曰姦醜小竪人面獸心吾蒙顧存昔敦舊平生有何怨惡候道見害謾天忘父神人不容要當斷汝家種從此之後數數見形無幾大兒向厠忽便絶倒絡繹往看已斃于地次者尋復病殂兄弟無後

晉時庾亮誅陶稱後咸康五年冬節會文武數十人忽



然悉起向階拜揖庾驚問故並云陶公來陶公是稱父侃也庾亦起迎陶公扶兩人悉是舊怨傳詔左右數十人皆操伏戈陶公謂庾曰老僕舉君自代不圖此恩反戮其孤故來相問陶稱何罪身已得訴于帝矣庾不得一言遂寢疾八年一日死

報應記 唐臨

後魏盧景裕字仲儒節閔初為國子博士信釋氏註周易論語從兄神禮據鄉人反叛逼其同力以應西魏繫晉陽獄至心念金剛經枷鏁自脫齊神武作相特見原宥

隋趙文若開皇初病亡經七日家人初欲斂忽縮一脚遂停既蘇云被一人來追即隨行入一宮城見王曰卿在生有何功德答曰唯持金剛經王曰此最第一卿算

雖盡以持經之故更為申延又曰諸罪中殺生甚重卿以猪羊充飽如何即遣使領文若至受苦之處北行可三二里至高墻下有穴才容身從此穴出登一高阜四望遥濶見一城極高峻煙火接天黑氣溢地又聞楚痛哀叫之聲不忍聽乃掩蔽耳目叩頭求出仍覺心破口中出血使者引廻見王曰卿既噉肉不可空廻即索長釘五枚釘頭及手足疼楚從此專持經更不食肉後因公事至驛忽夢一青衣女子求哀試問驛吏曰有何

物食報云見備一羊甚肥嫩詰之云青犢也文若曰我不喫肉遂贖放之

陸彥通隋人精持金剛經日課十遍李密盜起彥通宰武牢邑人欲殺之以應義旗彥通先知之遂投城下賊拔刀以逐之前至深澗廹急躍入如有人接右臂置盤石上都無傷處空中有言曰汝為念經所致因得還家所接之臂有奇香之氣經月不滅後位至方伯九十餘

終

隋杜之亮仁壽中為漢王諒府參軍後諒於并州舉兵反敗亮與僚屬皆繫獄亮惶懼日夜涕泣忽夜夢一僧曰汝但念誦金剛經即此厄可度至曉即取經專誠習念及主者並引就戮亮身在其中唱者皆死唯無亮姓名主典之者皆坐罰俄而會赦得免顯慶中卒於黄州刺史

慕容文策隋人常持金剛經不喫酒肉大業七年暴卒三日復活策初見二鬼把文牒追至一城門顧極巖峻

入行四五里見有宮殿羽衛主當殿坐僧道四夷不可
勝數使者入見文策最在後一一問在生作善作惡東
西令立乃唱策名問曰作何善對曰小來持金剛經王
聞合掌歎曰功德甚大且放還忽見二僧執火引策即
捉袈裟角問之僧云緣公持經故來相衛可隨燭行遂
出城門僧曰汝知地獄處否指一大城門曰此是也策
不忍看求速去二僧即領至道有一橫垣塞路僧以錫
叩之即開云可從此去遂活

蕭瑀梁武帝玄孫梁王巋之子梁滅入隋仕至中書令後封國公女煬帝皇后篤信佛法常持金剛經議伐高麗不合旨上大怒與賀若弼高頴同禁欲實於法瑀就其所入日念金剛經七百遍明日桎梏忽自脫守者失色復為著至殿前獨宥瑀二人即重罰因念般若經靈驗一十八條乃造寶塔貯經檀香為之高三尺感一鍮石像忽在庭中奉安塔獲舍利百粒貞觀十二年見普賢菩薩冉冉而去

唐袁志通天水人常持金剛經年二十被驅為軍士敗走巖嶮經日不得食而覺二童子持滿盂飯來與之志通拜忽然不見既食訖累日不饑後得還鄉貞觀八年病死兩日即蘇曰被人領見王王問在生善業答云常持金剛經王甚喜曰且令送出遂活

高紙隋僕射頴之孫也唐龍朔二年出長安順義門忽逢二人乘馬曰王喚紙不肯從去亦不知其鬼使策馬避之又被驅擁紙有兄是化度寺僧欲往寺內至寺門

鬼避不令入紙乃毆鬼一拳鬼怒即拽落馬曰此漢大兇麤身遂在地因便昏絶寺僧即令舁入兇院明旦乃蘇云初隨二使見王王曰汝未合來汝曾毀謗佛法且令生受其罪令左右拔其舌以犁耕之都無所傷王問主吏曰彼有何福德如此曰曾念金剛經王稱善即令放還因與客語言次忽悶倒如吞物狀咽下有白脉一道流入腹中如此二度人問之曰少年盜食寺家果子冥司罰令吞鐵丸後任為翊衛專以念經為事

唐白仁哲龍朔中為虢州朱陽尉差運米遼東過海遇風四望昏黑仁哲憂懼急念金剛經得三百遍忽如夢寐見一梵僧謂曰汝念真經故來救汝須臾風定八十餘人俱濟

竇德玄麟德中為卿奉使揚州渡淮船已離岸數十步見岸上有一人形容憔悴擎一小襆坐於地德玄曰日將暮更無船渡即令載之中流覺其有饑色又與飯乃濟及德玄上馬去其人即隨行已數里德玄怪之乃問

曰令欲何去答曰某非人乃鬼使也令往揚州追竇大使曰大使何名云名德玄德玄驚懼下馬拜曰某即其人也涕泗請計鬼曰甚媿公容載復又賜食且放公急念金剛經一千遍當來相報至月餘經數足矣鬼果來云經已足保無他慮然亦終須相隨見王德玄於是就枕而絕一宿乃蘇云初隨使者入一宫城使者曰公且住我當先白王使者乃入於屏障後聞王遥語曰你與他作計漏洩吾事遂受杖三十使者却出袒以示公曰

喫杖了也德玄再三媿謝遂引入見一著紫衣人下堦相揖云公大有功德尚未合來請公還出隨坑中於是得活其使者續至云饑未食及乞錢財並與之問其將來官爵曰熟記取從此改殿中監次大司憲次太子中允次司元太常伯次左相年至六十四言訖辭去曰更不復得來矣後皆如其言

唐宋義倫麟德中為虢王府典籤暴卒三日方蘇云被追見王王曰君曾殺狗兎鴿令被論君筭合盡然適見

君師主云君持金剛經不惟滅罪更合延年我今放君
君能不喫酒肉持念尊經否義倫拜謝曰能又見殿内
牀上有一僧年可五六十披衲義倫即拜禮僧曰吾是
汝師故相救可依王語義倫曰諾王令隨使者往看地
獄初入一處見大鑊行列其下燃火鑊中煮人痛苦之
聲莫不酸惻更入一處鐵牀甚闊人卧其上燒炙焦黑
形容不辨西顧有三人枯黑佇立頗似婦人向義倫叩
頭云不得食喫巳數百年倫答曰我亦自無何可與汝

更入一獄向使者云時熱恐家人見斂遂去西南行數
十步後呼云無文書恐門司不放出遂得朱書三行字
並不識門司果問看了放出乃蘇
唐兵部尚書李岡得暴疾心上煖三日復蘇云見一目
一人引見大將軍蒙令坐索案看云錯追公有項獄卒
擎一盤來中置鐵丸數枚復舁一鐺放庭中鐺下自然
火出鐺中銅汁湧沸煮鐵丸赤如火獄卒進盤將軍以
讓岡岡懼云飽將軍吞之既入口舉身洞然又飲銅汁

身遂火起俛仰之際呑並盡良久復如故㘨乃前問之答云地下更無他饌唯有此物即吸食之若或不食須臾即為猛火所焚苦甚于此唯與寫佛經十部轉金剛經千卷公亦不來吾又離此㘨既復生一依所約深加敬異

唐王陁為廣揚府果毅因病遂斷葷肉發心誦金剛經日五遍後染瘴疾見羣鬼來陁即急念經鬼聞便退遥曰王令追汝且止誦經陁即為歇鬼悉向前陁乃昏迷

欲絶須臾又見一鬼來云念經人王令摧放六月旣寤
遂一心持誦晝夜不息六月雖過鬼亦不來夜聞空中
有聲呼曰汝以持經功德當壽九十矣
唐王令望少持金剛經還邛州臨溪路極險阻忽遇猛
獸振怖非常急念眞經猛獸熟視曳尾而去流涎满地
曾任安州判司過揚子江夜風暴起租船數百艘相接
盡沒唯令望船獨全後終亳州譙令
唐陳惠妻王氏初未嫁表兄褚敬欲婚王氏父母不許

敬詛曰若不嫁我我作鬼必相致後于歸惠惠爲陵州仁壽尉敬陰恚之卒後王夢敬旋覺有娠經十七月不產王氏憂懼乃發心持金剛經晝夜不歇敬永絶交鬼胎亦銷從此日持七遍

唐何滠天授初任懷州武德令常持金剛經至河陽水漲橋倒日已夕人爭上船岸遠未達欲没滠懼且急念經須叟近岸遇懸蘆攀緣得出餘溺死八十餘人

唐張玄素洛陽人少持金剛經天授初任黄梅宰家有

厄難應念而銷年七十遘疾忽有花盋垂空遂澡浴與家人訣别奄然而卒

唐李丘一好鷹狗畋獵萬歲通天元年任揚州髙郵丞忽一旦暴死見兩人來追一人自云姓叚時同被追者百餘人男皆著枷女即反縛丘一被鏁前驅行可十餘里見大槐樹數十下有馬槽叚云五道大神每巡察人間罪福於此歇馬丘一方知身死至王門叚指一胥云此人姓焦名策是公本頭遂被領見王曰汝安忍無親

好殺他命以為已樂須臾即見所殺獸禽皆為人語云乞早處分焦策進云丘一未合死王曰曾作何功德云曾寫造金剛經一卷王即合掌云冥間號金剛經最上功德君能書寫其福不小即令焦策領向經藏令驗至一寶殿衆經充滿丘一試抽一卷果是所造之經既迴見王知造有實乃召所殺主類令懇陳謝許造功德丘一依王命願寫金剛經一百卷衆歡喜盡散王曰放去焦策領出城門云盡力如此豈不相報丘一許百千錢

策不受云與造經二十部至一坑策推之遂活身在棺中者惟聞哭聲已三日矣驚呼人至破棺乃起旬日寫經十卷了焦策來謝致辭而去尋百卷亦畢揚州剌史奏其事敕加丘一五品仍充嘉州招討使

說郛卷七十二